

茶煎谷雨春

江少宾

“年年谷雨摘新茶，今岁春寒少嫩芽。寻遍半山般若叶，炼成一握老君砂。”谷雨谷雨，播谷降雨，古人有“雨生百谷”之说。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再往后就是立夏了。谷雨时节，寒潮天气基本结束，气温开始回升，雨水增多，有利于谷类农作物和茶叶的生长。尤其是休养生息了一个长冬的茶树，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，色泽翠绿，芽叶柔软，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谷雨茶是茶中极品。

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。谷雨时节，约三二好友，品茶谈诗，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最爱。唐代以降，文人雅士深谙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正当时”的采茶之道，对“阳春三月试新茶”乐此不疲，甚至视此为人生一大乐事。谷雨那天，无论天气如何，文人雅士都要摘一捧新茶回来，泡一杯慢慢品尝，这一习俗传承千年，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。

晚唐诗僧齐己留下三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，其中《谢中上人寄茶》最为人熟知：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，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，试煮落花泉。地远劳相寄，无来又隔年。”诗僧在轻雾如烟的茶林中采摘翠绿鲜嫩的野茶，直摘到天色将晚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这是上好的谷雨新茶啊，于是喊来邻院的客人，一起品尝……好一个泉水落花，诗僧的风雅，跃然纸上。

北宋诗人林和靖，隐居西湖，结庐孤山，终生不仕不娶。世人皆知他爱梅，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被誉为千古绝唱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也爱茶，尤喜谷雨茶，《尝茶次寄越僧灵皎》：“白云峰下两枪新，腻绿长鲜谷雨春。静试却如湖上雪，对尝兼忆剡中人。”前两句写的是茶农采摘谷雨茶的情境，后两句呈现的是诗人品茶之后的心情——茶汤如湖上积雪，细腻、鲜醇，品着这样的谷雨春茶，我不禁忆起了剡中的友人。与其说林和靖写的是谷雨茶，还不如说是“梅妻鹤子”的闲情，那一份人生况味，真挚而动人。

茶，既能浸润唇舌，也能涤荡心灵。文人雅士之所以爱茶，大约与“避世”的心态有关，在寄情山水的同时品尝香茗，一时间物我两忘。这双重的审美愉悦，在宋代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宋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除了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络绎不绝的车马，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元素，那就是连片的茶楼。这说明，在那个时代，喝茶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世俗生活方式。和喧闹的茶楼相比，文人雅士更喜欢放逐自然，他们在竹林里喝茶，陆游《喜得建茶》：“故应不负朋游意，自挈风炉竹下来。”在梅下饮茶，邹浩《同长卿梅下饮茶》：“不置一杯酒，惟煎两碗茶。须知高意别，用此对梅花。”在湖中品茶，文彦博《和公仪湖上烹蒙顶新茶作》：“蒙顶露芽春味美，湖头月馆夜吟清。”在桥上烹茶，韦骧《和山行回坐临清桥啜茶》：“桥上若杯烹白雪，枯肠搜遍俗缘消。”宋代文化整体上趋于内



敛，也因此，宋代文人更注重内心的修为与素养。

茶，源于中国，最早是祭品，春秋后期作为菜食，西汉中期发展为药用，西汉后期才成为宫廷高级饮料。西晋之后，茶开始成为民间普通饮料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。不过，同样是喝茶，文人喝的是风雅，大户人家喝的是富贵，下里巴人只是牛饮，纯粹就是解渴了。少时读红楼，第四十一回，贾母一行到栊翠庵，妙玉奉茶于贾母，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贾母不吃的“六安茶”应该是六安瓜片，由单片茶叶生成，是世界上唯一无芽无梗的茶叶，清代是朝廷贡茶。六安瓜片我喝过，浓而不涩，贾母为什么不喝呢？问父亲，父亲想了想说，大概是喝不惯吧，我就喝不惯普洱茶。我不能接受这个解释。闲笔不闲。曹公特意借贾母之口说出“六安茶”，定然有影射。

《红楼梦》中多次写到茶，枫露茶、女儿茶、老君眉、普洱茶，还有暹罗国的贡茶……暹罗茶出现在第二十五回，王熙凤、贾宝玉等人都觉得暹罗茶味道太轻，“没什么趣儿”，只有常年吃药的林黛玉喜欢那一份寡淡。暹罗茶是王熙凤分派的，也只有王熙凤敢和林黛玉开玩笑，“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？”喝茶怎么和姻缘联系在一起呢？多年之后我才知道，茶在古代的聘礼中必不可少。明代陈耀文《天中记》载：“凡种茶树必下子，移植则不复生，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。”明代陈诗教《灌园史》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茶子数颗落地，一茎而生，有似连理，故婚嫁用茶，盖取一本之义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代以茶为礼，有祝福夫妇永结同心、婚姻美满幸福之意。即便是今天，新人进门拜见父母时，照例也是要奉茶的，俗称“改口茶”。

曹公懂茶。茶如红楼梦中人，无非两种姿态，一种是浮，一种是沉。喝茶的人也无非两种姿态，一种是拿起，一种是放下。拿起放下之间，是起起落落、浮浮沉沉的人生。

老家院子里原有一面矮山墙，父亲沿墙栽了一片竹子，又在周边的空地，见缝插针地栽满了金银花、大丽花、月季、指甲花、鸡冠花、波斯菊，还有几株茶树。茶树是从巢山茶场里移栽过来的。茶树移栽似乎很容

易成活，几场春雨之后，植株焕然一新，叶端上萌出嫩绿的新芽。刚过清明，早晚冷飕飕的，父亲经常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，蹲在山墙根前，捧着茶杯，像是在看生机勃勃的山芋秧子，又像是在看青翠欲滴的茶树。父亲喝了一辈子茶，绿茶、青茶、红茶、白茶，从茶馆里免费供应的粗茶梗子，到母亲炒制的野茶，再到谷雨时节采制的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，他能喝出茶叶采制的月份和杀青的火候。到了晚年，他的口味忽然变了，爱喝浓茶，一次总要放半杯茶叶，早上起来泡一开，黄昏还要换一开。他从来没有断过茶叶，都是好茶，但晚年经常念叨的，却是茶馆里免费供应的粗茶梗子。破罡街上的茶馆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哪里还能找到那种涩嘴的粗茶梗子呢？

巢山茶场建在南坡，层层叠叠的茶树一垄又一垄，远远望去，像一面扇形的梯田。惊蛰过后，春雨连夜翻过山冈，淅沥沥蒙下来，茶园绿油油的，浮在纱巾一样的薄雾里。茶园里住着一个没有返城的上海知青，小平头，一米七左右，花格子衬衫，灰不拉几的喇叭裤，经常站在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巨石上唱歌：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在轻轻唱。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；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……”黄昏浩浩荡荡。余晖脉脉的巢山南坡成了一个露天大舞台，他昂着头，扬起手臂，像一只意欲腾飞的鸟。

再次听到这首歌已是多年之后了，我已经离开了故乡牌楼。大潮滚滚中，巢山茶场已经沦为废墟，瓦砾遍地，杂草丛生，层层叠叠的茶园消失了，知青寄居的小平房消失了，那块巨石还在，只是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。和巢山茶场一样，父亲的院子也在时光深处荒芜了，竹子死了，花草死了，只剩下两棵风烛残年的老茶树。每年清明，老茶树依旧抽出新芽，只是再无人摘。母亲生前，经常兜着一条蓝围裙，把初生的茶芽摘下来，铺在竹床上，晾放一整天，等我们吃过晚饭，她又在锅台上忙开了，生火，炒茶。翻炒过后的新茶爆出一声声清冽的脆响，清气散了，灶间溢出一缕缕草木的幽香。母亲炒的茶我没有喝过，父亲不止一次抱怨说，苦，连粗茶梗子都不如……母亲

不识字，哪里知道怎么做茶呢？她纯粹是靠着一点小聪明，摸索出了几道必不可少的工序。父亲离世后，我经常一个人胡思乱想，他晚年念叨的粗茶梗子，或许就是母亲炒出来的野茶吧？他太含蓄了，又吝嗇自己的赞美，等到醒悟过来，已经迟了。

我的喝茶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六年。那年五一节，我们几个文友结伴前往安华的皖南老家，那段崎岖的山路太难走了，左边是断崖，深涧里的流水哗哗哗，鱼、虾、鹅卵石，菖蒲，清晰可辨；右边是绵延不绝的茶园，弯腰采摘的茶农抬起头，没有停手，只在帽檐下投来好奇的一瞥。安华家的堂屋里摊满了刚摘的茶芽，真好闻啊，深入五脏六腑，整个人像醒在一座清新的茶园。天还没亮呢，锅就响了，骤雨一样沙沙沙。安华母亲和我母亲相仿佛，个子不高，圆脸，说话不看人，脸上挂着笑。她几乎一刻不停地翻炒了三四个钟头，头顶上热气袅袅，刘海已经湿透了。

从清明之前到谷雨之后，这是茶农最忙的二十天，他们起早贪黑，含辛茹苦，一年只为这一季。

那一次，我们每人得了一小袋安华母亲炒制的新茶，茶色青黄，汤色嫩绿，杯口溢出一缕若有若无的幽香。这便是我喝茶的开始，数十年从未间断。那年出国二十天，行李鼓鼓囊囊地，我索性拎着一个茶叶筒，坐高铁，上飞机，过海关，令同伴瞠目结舌。茶叶含有茶多酚、茶碱、儿茶素、咖啡因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成分，我国古代也有“茶味苦，饮之使人益思、少卧、轻身、明白”之论。好友胡竹峰说，饮茶是一个逐渐空旷的过程，茶越喝越淡，越喝越简单。这话很是贴切。我之爱茶，初始并没有考虑到健康，自然也没有想到“益思”之类，更多的，恐怕还是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后来读了一些杂书，又开始写文章，才知人生如茶、茶禅一味，也便喝成了习惯。

每年清明之后谷雨之前，我都能收到安华寄来的新茶。新茶不便宜，尤其是谷雨茶，即便是在皖南茶乡。半壁山房待明月，一盏清茗酬知音。屈指算来，安华送我茶叶已经二十年了，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？每次想起这份情，心里都是暖的，仿佛怀抱整个春天。

